

## 试析临猗方言量词“苗”

黄奔

(南宁师范大学 文学院 广西 南宁 530213)

**[摘要]**“苗”是临猗方言中常见的“线状”量词，与普通话的“线状”量词“根”“棵”“株”等都存在对应情况。本文先从用法上将二者进行比较，接着结合语义学的相关知识，对量词“苗”的来源及产生原因作出探讨。

**[关键词]**临猗方言；“线状”量词；苗

**[DOI]** 10.12252/j.issn.2096-627X.2021.06.242

## 一、“线状”量词

根据罗日新（1986）的解释，现代汉语量词大致分为三大类别：为条状物体作计数单位的量词、为块状（或平面形）物体计数单位的量词、为颗粒状物体计数单位的量词。伍和忠（1998）又根据语义特征将“条状物体”细分为细线状、条带状、杆状。邵静敏（1993）指出名量词可以细分为外形特征类、非外形特征类、附容处所类。

下面根据吕叔湘先生《现代汉语八百词》（以下简称《八百词》）中列出的名量搭配表总结“根”“棵”“株”的用法。《八百词》列出与“根”搭配的名词35个，这些名词可以按照语义特征、用法的不同分为三类，可以通过下面的表格做出总结：

“柔韧类”“带根类”都是根据义素命名的，“典型类”其实是通过其他两类排除后得出的分类，“柔韧类”“带根类”中的名词都有明显的核心义素，“典型类”中的名词不具备这两项核心义素。“典型类”中的名词在实际使用中一般只用量词“根”，“柔韧类”“带根类”则不是这种情况。在临猗方言中，“柔韧类”“典型类”（“针”除外）名词也和普通话一样都使用量词“根”；“带根类”名词和“典型类”中的名词“针”一般使用量词“苗”。

《八百词》列出与“株”“棵”搭配的名词7个、8个，其中“草”“麦子”“棉花”“树”“秧苗”5个名词是都能与两个量词搭配的；此外，“稻子”“麻”与量词“株”搭配，“菜”“葱”“葡萄”与量词“棵”搭配。无论是“株”“棵”，与之相配的这些名词都有的一项核心义素是[+根须]，对于这些名词，临猗方言全部用量词“苗”。

陈松岑（1999）将不同方言、语言间的变异种类做出详细分类，结合上文的分析，加上语言变异的相关理论，可以将现代汉语和临猗方言相关“线状”量词对应情况总结出来（表2）。“根”在普通话中还用来修饰“带根类”的名词，虽然

都有量词“根”，但在分布上是有不同情况的。方言中的量词“苗”则系统地对应了普通话中“根”“株”“棵”三个量词。除少数例外情况，变异之间的量词不能互换。

表 2

名词类别	普通话对应量词	临猗方言对应量词	变异种类 <sup>1</sup>
“柔韧类”	根	根	分布上的变异
“典型类”			
“带根类”	株	苗	系统变异
	棵		

## 二、“苗”成为“线状”量词的原因

解释“苗”成为“线状”量词的原因，需要从两个方面入手，一是解释“苗”为什么可以当作量词使用，二是解释“苗”与“根”“株”“棵”等量词为什么会存在系统上的变异。对这两个问题的解释，要用到语义学中隐喻、转喻理论。

《山西方言调查研究报告》指出“山西方言量词与北京话量词适用范围不完全一样”“山西方言有大量量词是北京话没有的”，“苗”确实是北京话里面没有的，而且与之对应的“线状”量词“根”也与北京话有不同的适用范围。

朱德熙在《语法讲义》中表示“名词跟它相配的个体量词之间有的时候在意义上有某种联系，例如细长的东西论‘枝’（一枝粉笔，一枝枪）”。这说明探讨“苗”可以成为量词的原因可以从意义入手。朱庆明（1994）指出“在汉语中，量词跟名词是紧密联系的，所以，我们谈量词一定不能离开名词”。罗日新（1986）指出的名词与量词之间内在的三大关系：“相似关系”“相关关系”“相联关系”为解释“苗”提供了依据。

“相似关系”又叫“象形法”，是指通过名词外部形态产生量词，如“条”是根据“树枝”的外部形态，有了修饰“什物之长者”的量词用法；“相关关系”又叫“替代法”，是指用事物的突出特征给名词作量词，如“面”由于有“涵盖

表 1

类别	例词及个数	语义特征
“柔韧类”	腰带、线、鞭子、筋、铁丝、神经（14）	[+柔韧性]
“典型类”	香蕉、香烟、扁担、甘蔗、藕、针（18）	[-柔韧性、-根须、±直、±硬、]
“带根类”	草、葱、秧苗	[+根须]

范围”的突出特征，因此可以成为“脸”“镜子”等的量词；“相联关系”又叫“引申法”，是指因为词义引申而产生的量词用法，如“张”的本义是开工，后来引申出展开弓后的平面这一意义，因而可以修饰具有一定平面的物体。

《说文解字》：“苗，艸生于田者。从艸从田”。何休、段玉裁都认为这里的“艸”是指禾苗，“苗之故训禾也”“苗者，禾也。生曰苗”<sup>2</sup>，“苗”的本义是“禾苗”，进一步引申指“田里长出的像禾苗的草”，后又泛指“初生的植物”。

“苗”用来修饰“针”是比较特殊的用法。“针”，段玉裁说“以竹为之、仅可聊缀衣”，从这个解释中可以看出两项蕴含：外形比较小、用竹子制成。结合生活经验，还可以知道“针”是有细长外形的事物。根据李计伟（2010）的研究，“根”作量词使用时因为凸显“植根外露”而有了可以修饰无根的长、直、硬的事物，如“木头、甘蔗”等，“针”就属于这一类的事物。因此，在方言中用“苗”“根”修饰名词“针”都是隐喻机制的结果。

“葱”这个事物可以运用“苗”“根”也都是隐喻机制的结果。

### 三、系统的变异有无原因可循

所谓“系统变异”，是指普通话和方言中都有用来修饰“带根类”名词的“线状”量词，但是所用的系统是不一样的。普通话用“根”“棵”“株”，临猗方言只用一个量词“苗”。探讨系统变异原因的规律，主要是探讨“根”“棵”“株”为什么都可以用来修饰“带根类”的名词。

《说文解字》：“根，木株也”“株，木根也”，这是一种浑言互训的训诂方法，按照《说文解字系传》的说法，“入土曰根，在土上者曰株”。“根”的本义是“草木之根”，“株”的本义是“露出地面的树根”。从本义上来看，“根”“株”都是与“植物的根”有关的词，但是在引申成为量词的过程中，二者有了不同的发展。李计伟（2010）对“根”成为“线状”量词作了研究，根据“根”最早作量词使用的语料得出“‘根’成为一个量词是在‘植根外露’的情景中得到凸显并成为人们注意焦点的结果”，如：

永昌元年，大风，拔树百根。（南朝·宋·何法盛《晋中兴征祥记》）

斩草三根。（梁·释惠皎《明律论》）

“根”“株”后来产生了分化，因为“根”是在土下的，所以常用来称量难于看见根部或无根之木，这些被称量的“最凸显的特征是树干”，从这个特点进行隐喻，进一步修饰更多

和树干一样具有“长、直、硬”的事物，如“针”“灯管”等；有的事物虽然不全具备这些特征，但按照家族相似的理论，也用“根”修饰。“株”则因为本义是“露出地面的树根”，一直用来修饰与“根”有关的植物，并没有像“根”一样用来称量“树干”这样的具有“长、直、硬”的事物，一般用来称量带有“[+根须]”语义特征的事物，《八百词》收录的与“株”搭配的名词都是具备这个语义特征的。

根据李计伟（2009）的研究，“棵”最早作为量词出现是在唐代，基本都是用作计量植物的量的。“棵”是“窠”的量词用法的新造字，因为“窠”既有量词用法，也有名词用法，即“植株”的意思。从构造来看，因为“窠”没有“木”这类表意偏旁，作量词使用不容易被人接受，于是造出了“棵”这个形声字用作量词。新造的“棵”与原有的“棵”偶然成为同形字。普通话中，“根”“棵”“株”都可以修饰[+带根类]名词，但“根”最常见的用法还是修饰“典型类”的名词。“棵”“株”是一种语义风格有差异的变异，郭绍虞（1979）指出“个体量词无所谓标准，也谈不上系统，所以它的不固定性就特别强，这又成为个体量词的一般特征。

总之，“根”“棵”“株”能够修饰“带根类”名词是因为自身的本义中都有相关的语义特征，通过隐喻机制成为量词。这三个量词中还存在着风格等方面的差异，不是完全等义的量词，临猗方言统统用量词“苗”表示。

### 参考文献

- [1] 罗日新. 从名(或动)、量的搭配关系看量词的特点[J]. 辽宁师范大学学报, 1986, (2): 58-60.
- [2] 伍和忠. “线状”量词语义辨析及语用功能[J]. 广西教育学院学报, 1998, (3): 50-55.
- [3] 乔全生. 晋方言语法研究[M]. 北京: 商务印书馆, 2000.
- [4] 李计伟. 论量词“根”的形成与其认知语义的多向发展[J]. 语文研究, 2010, (3): 34-38.
- [5] 李计伟. 量词“窠”的产生、发展与量词“棵”的出现[J]. 语言科学, 2009, (4): 431-439.

### 作者简介:

黄奔, (1997—), 男, 汉族, 山西省运城市人, 研究生, 研究方向为汉语方言学、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。

基金项目: “典型类”中的名词“针”, 临猗方言既可以用量词“根”, 也可以用量词“苗”; “葱”也是这种情况。二者都属于偶然的变异。